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目錄

禮部三

侍郎

薩琦　李紹
邢讓　艾福
費誾　汪諧
程敏政　沈祿
黃宗明　馬汝驥
朱廷立　瞿景淳
張一桂

郎中

陳敬　滕員
楊循吉　唐禎

陳九川　李逢陽

員外郎

林鴻　孫廸

錢萱

主事

尹昌隆　王洪

葛清隱　吳凱

臧應奎　仵瑜

來汝賢　劉元卿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橒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

禮部三

侍郎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魯神道碑銘

宋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世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書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旣正而後徧覽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

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誤定之集錄探幽索隱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古本殆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滌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曾

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共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曾大父兼善宋贈太理評事祖天祺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詩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敘杳莫窮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麗

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盧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歎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窮蒐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群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州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益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於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

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乃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　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

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陞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土容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煃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曰尚書詰之使者

不敢諱甚曰燈爲叔明所逼而死遂奪其位中心慊懼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曾役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然吐血一升公猶力疾

問衣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
咸見諸詠歌獨公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
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
作耶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
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憫然
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卒公蓄德熙和人
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
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
克孝文裏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
相繼捐館公抆淚經紀凶事一年間葬十餘喪且撫

存其孤惸帷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文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爲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覊若其徒雖有所梓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槀辨誤藏於家他威未脫槀嘗公修元史時濂實爲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其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

又復相視囅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籍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銘曰氣化糾纏人文將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千塗混其精粹兮彌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

吐芒莫自翳藏兮　大明麗天束帛戔戔憑覊俊賢兮衮褒鉞誅寓於策書與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洸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誾誾邦之老臣兮媢學睢盱其中愕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爲列星寒光晶熒兮下射屛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侍郎劉公崧傳

尹直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 國初改今名仕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年六十一公賦性仁孝純厚穎悟絕人年五歲誦書日記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聞雞聲因命爲題公應口成一絕末句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世父驚歎是子他日必大用家貧無火執筆作文手爲皴裂而力學不厭年十六授徒他邑十九游南昌時善賦者稱十才子見公製作推讓爲先列行省嘗以薦授龍溪山長公辭之至正丙申應鄉

試報捷者至公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始二
親篤於訓子奈何今不及見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
蕩覆避地累歲無以為生會　皇明開基四方以次
平定公以經明行修薦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郎
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徵糧鎮江
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公歸奏之得旨未幾命往廣
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
萊州相視遭風海船時天旱冰凍衝冒風雪跋涉水
陸凡四閱月以訖事在兵部幾三載升北平按察司
副使北平當元故都新造之初公持憲綱靜以臨之

考覈屬官以廉慎爲先讞獄必求其生而不得乃付之法受罰者亦自以爲當罪而不怨作興學校刻石立禮部學規榜示府縣勿以差役擾諸生而廢學考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於大興縣學之側以光平驛事繁馬少遂損僻路分添設走遞及設法關防賣鹽退引禁治影射私鹽爲政裁畫有方率多類此十三年春徵拜禮部侍郎既拜命日稽古典惟肅惟清　上嘉之以其文學雅正敕撰滕國公顧時海國公吳禎神道碑及撰申國公鄧鎭襲封誥詞宋學士景濂嘗觀其文嘆曰此司馬遷之文求之今世蓋未

有過之者而於詩則尤所推讓夏四月命公攝吏部尚書時侍郎陸某以祭爲明公一處以寬銓次不苟藻鑑不失九月以災異迭見命公致仕十四年三月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織見見則必燕語被時夏四月得疾遽卒　上悲悼因言劉崧前日徵來朕恠其候老朕命教國子將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即命有司治殯歛諸費皆官給遣御史唐壽謙祭其文首曰卿有學有行云云公所居室弊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

增益佃北平時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登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還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公亦不復問公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而職方集行世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傳

董倫字安常故山東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慮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州因稱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徵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　懿文皇太子陳說多長厚語　太祖高皇帝聞而善之由右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參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當　上

心者又上書爲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爲陜西右參議三十年以詿誤免官與敎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煦皆出於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建文帝即位眷念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言倫可用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綵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初監察御史解縉以權臣讐嫉譖之謫河州衛吏縉與倫書祈援歲餘

倫爲之言乃召縉還以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倫爲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建文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文皇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禮部侍中黃觀　　

黃觀字瀾伯池州貴池人父贅于邑城許氏生觀遂從毋家姓明尚書補邑諸生受業于元翰林待制黃哻哻死王事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甲子貢入太學是歲領鄉薦雖外艱起復仍入監造詣日益深同舍推服嘗繪父母墓爲圖擕以自隨閱之淚輒下辛未會試廷試皆第一拜翰林院修撰日侍御前敷奏明爽　上甚愛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貪等錄上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諸榜文令觀撰成即書之又令清理軍職貼黃兼管誥勅諸司案牘侍　東宮

講論累遷尚寶司卿禮部右侍郎乃奏復其姓會更
官制進本部侍中壬午五月往上游諸郡徵兵至安
慶聞内難已平慟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肯
受辱明日家僮自京逃來言將執家屬夫人紐氏出
通濟門先擠二女于河即自沉焉覿遂招魂葬之江
上舟次李陽河乃朝服東向再拜于羅刹磯湍急處
給舟人奮棹佯爲洩解投水死時年三十九都察院
右都御史陳瑛言覿及周是修等不順　天命請加
追修　文皇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竟不問永
樂末詔覿親黨有編伍者皆釋之

禮部左侍郎儀智傳

儀智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歷高郵知州寶慶知府所至寬厚得民陞通政司右通政兼右春坊中允數月陞湖廣布政司布政使簡易疑重得藩臣體聞坐累被謫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　上問湖湘間老儒宜有存者對曰臣愚不能盡識以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矣卽日召之旣以爲禮部左侍郎遇事是是非非不肯附會嘗正旦日食　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議免賀禮震心不能決智力爲震言不可毋貽後悔　上聞智言曰是朕心也竟免賀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儒授　皇太孫經同以智薦　上喜曰得之智侍　皇太孫數年啓廸匡益克盡其誠年八十乞致仕賜勅奬諭遣歸以永樂十九年四月卒
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寳慶府寳慶人健悍又畏敬曰大守不可犯藏書

禮部左侍郎易英傳

禮部左侍郎易英湖廣澧州人洪武中自州學訓導擢工部虞衡司主事尋陞郎中永樂初陞河南布政左叅議調浙江十六年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奉命祀海神于杭州卒于道英寛簡不苛在浙頗有聲稱云

禮部右侍郎吾紳傳

紳衢州人擢永樂甲申進士選爲庶吉士入翰林讀書因同列言理刑事　太宗聞之遂俱擢刑部主事治獄寛平有名稱尋陞郎中超拜禮部右侍郎　太宗謂尚書呂震曰吾紳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禮矣既而爲震所擠出爲廣東右叅政尋復職改南京刑部奉命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叅政素貪黷結權要且以紳爲故僚友紳竟黜之時稱其公還朝復禮部至是卒紳性率直於人短長無所較視榮辱若不以介意初拜侍郎時衣冠畢賀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

有請之日拜官不祀先會各予紳笑唯而已

行在禮部右侍郎鄒師顏傳

鄒師顏湖廣宜都縣人洪武間以國子生擢兵部主事陞工部員外郎又陞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永樂初坐事降監察御史後陞大理寺丞　仁宗皇帝嗣位陞禮部右侍郎未幾告歸省葬既還至通州病疽卒訃聞遣官賜祭令有司治葬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師顏家貧不能歸喪　上曰朕聞其人清慎其卒可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右臣曰為官而貧可嘉今豈獨鄒師顏但朕未悉知耳自今京官終於位者皆倣此例師顏小心謹畏廉介自持涖事周密人不

敢干以私而議者頗譏其近刻云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蔣君驥墓表　楊榮

士之生世有所抱負莫不欲見於有爲然恒有弗克遂其所欲者及其躋融顯方將效用於當時則壽年弗逮齎志而殁可勝悼哉予友蔣君良夫實其人焉良夫諱驥世爲杭之錢塘人自少穎悟知讀書年十二選爲郡庠生從師受春秋經貫通三傳得筆削之旨弱冠領江浙鄉薦登洪武庚辰進士第釋褐擢官行人嘗奉命出使郡國皇華之光照映道路蓋君姿貌清俊而神氣秀朗所至人皆仰其風采焉永樂初以爲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既成賜白金綵幣

褒衣陞翰林院檢討自是日居秘閣得盡閱古今天下之書而學識益進聲譽益隆未幾復與修・永樂大典承命爲副總裁書成忽爲人所連逮繫獄十有餘年君處之怡然未嘗有纖芥不足之色人皆以爲難能謂非行素之士不至此也洪熙改元蒙恩得釋陞左春坊左司直郎事　今上於儲宮小心謹慎克盡厥職旣受勅命階承務郎且得推恩封父均美如其官母妻皆安人　今上卽位官臣咸被恩遷秩遂陞翰林院侍講與修　太宗　仁宗二聖實錄旣成有白金文綺襲衣之賜進翰林侍講學士不踰月天

官奏六部闕二副之職　上特命廷臣各舉所知於是得八人焉而良夫其一也遂拜禮部右侍郎命下之日士林稱慶皆以為儒者之榮遇莫此為盛矣君蒞事曾未兼旬而遽以疾卒嗚呼惜哉尚書胡公以訃聞　皇上為之嗟悼親為文遣官諭祭命給驛載其柩以歸詔有司為治墳塋恩德之厚蔑以加矣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宛平李公嘉墓誌銘

楊士奇

李之先居平陽之臨汾大父諱仲智父諱師魯元季隨兄希賢宦遊燕都遂占籍宛平縣而公生焉公諱嘉字允堅天資凝重不妄言笑自幼卓卓有立志事親孝稍長縣大夫選邑學弟子員前大學士董公倫時爲學教諭公從受業且恭自策勵所授書率誦讀數百過四書注釋雖老不忘已而念家貧親老丐[illegible]歸侍養爲師者初惜其去遂獻詩達意其辭懇切師惻而從之後選奉祠所禮生事 太宗文皇帝於藩

邸敬恭祀事恒致其誠無幾丁父憂哀毀動人終喪
不飲酒食肉覓父手澤未嘗不流涕而養母愛敬兼
盡初世父希賢死於兵無子倉卒槀葬公念及輒悲
竟卜吉壤備禮而葬焉　文皇帝靖內難預效守城
勞時南兵逼城城外民有負母入城無所依者公避
舍以處之且食之粟民母子得全其急義率類此內
難平錄守城功名至南京有司奏授鴻臚寺序班數
月　上親擢爲通政司參議且面諭之曰以爾誠實
故擢寘要地必勤必慎毋忝朕命公益盡心乃職一
日奏事畢自陳臣有老母在鄉里無兄弟侍側願躬

迎母就祿養從之既至時初建北京奉命董運木之役於河南殫其智慮夙夜不懈後喪母哀毀如喪父詔賜棺及驛舟歸其喪服闋仍前職遂扈從北狩自是巡狩皆預扈從後坐累左遷鴻臚寺丞　仁廟御極陞左通政使又坐累左遷未行　上嗣大統復進陞改北京刑部侍郎念其老不堪繁務又改禮部侍郎公雖精力日衰猶勉強事事未嘗少閒再歲以疾聞賜勅褒諭命致仕又數月不起享年七十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章君敞墓銘

楊榮

君諱敞字尚文別號質菴世居越之會稽高祖斌宋景定中鄉舉第一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誧父昇俱以君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某氏累贈淑人君自幼穎敏嗜學爲父母鍾愛旣長爲郡庠生師友咸器重之永樂癸未領鄉書首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續學中祕與修永樂大典壬辰冬授刑部主事癸巳命同諸儒纂輯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重膺賜賚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刦掠逮捕數

百人料之多不服君察其冤惟栒其辭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期翊日復至同官爭不可君卒遣之明日至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一人辭色異者即盜也衆始服其明復有商夜宿都城外千戶何氏肆人掠其財商疑何欲訟之何不克自白乃訴於官而自經死　大宗皇帝聞其故命司捕者三日不得盜抵死司捕者乃妄繫何鄰近二十餘家別取楮幣如商之數而以盜加之君察其誣辯理之皆得釋丙申轉員外郎階奉議大夫尋遷郎中丁外艱起復改吏部考功洪熙初賜誥命階奉議大夫丁內艱服除調驗

封宣德庚戌擢行在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奉
詔往安南命黎利權署國事暨宣詔利遣人白相見
禮君語之曰吾奉詔命至爾益小國一酋長能盡禮
於使者即所以尊敬　朝廷何用白爲利聞即趨拜
坐于下令所親給侍左右數爲巧媚辭欲啖以聲色
君正色待之終不爲動及還餽賮珍異一無所受利
曰假此以將誠爾何拒之甚君曰吾奉命令爾撫輯
一隅以廣　皇上一視同仁之恩豈爲賂至耶利乃
以所餽物付貢使致之且戒關吏俟使者出即閱關
君忖知之及關親閱所貢方物餘悉封付關吏及利

死君復奉命令利子麟權署國事關吏見曰此天使
所却金者比還却所臚如初麟不敢更進益知君不
可以利動也　聖天子嗣位之初平陽王復封晉王
即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爲請君受命往理之至則較
其軍數量以田廬與之餘給於民王不悅君啓曰國
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
人得無過乎且　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
均愛之庶副　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
早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　朝廷哉還奏　上嘉之
未幾遷左侍郎君之涖政思慮精審防範周密以國

家統理天下既久典禮品式有因革輕重之殊事或隨時損益有先後矛盾之異而吏胥亦稍緣此爲奸於是白尚書胡公取國初至今凡所行條格籍記之付四司使得參酌而行以是事獲適宜奸弊頓革嘗有黠吏嗜酒怠事且增損公牘即寘於法羣吏自是悚息不敢爲非太醫院每舉醫者人往往假以復怨及徵至多弗諳醫君察知之遂俾尚書奏革其弊比歲僧道數給度牒輒以千計君與尚書請依洪武例三歲一給凡僧道出家及舉爲僧道官者止於所居封內不容越籍冒濫四夷貢使日給縻餼庖人每侵

刻之君聞之曰小人爲口腹計而使　朝廷薄待遠人之禮可不禁乎卽令所司具日給之數付通事者或給不如數乃從而督治之自是遠人以爲　朝廷待之加厚也君生洪武丙辰歿正統丁巳享年六十有二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君爲人性質端厚接人待物意氣豁然賙貧濟難尤克盡心在刑部時有同官尤許二人坐累謫戍邊君資之甚厚後又汲汲欲拔之旣而許果爲薦爲御史歿又爲之經理喪事恤其孤娶尤旣老遣其子代戍而窘甚乃贈以衣裝金幣且遺書所親在邊者令周之其輕財重

義類如此君問學優裕爲文簡暢所著有質菴稿藏於家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謚文肅欽公習禮神道碑　王直

公諱鉁字習禮以字行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初吳越歸宋子孫皆顯仕其爲吉州防禦使曰惟濟子昕遂家廬陵三傳至貴和徙吉水諸源爲望族曾祖以吉祖立志父好德母陳氏公生而喜學父母兄弟皆鍾愛凡所師友者見其文敏而思深且多出腹稾莫不奇其才永樂六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中第十時車駕幸北京廷試不果由是從容京師間縱觀聖朝政化之美聲明文物之盛四方萬國謳歌朝覲之

會同而才益進九年廷試取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尋陞檢討參史職甲辰會試命公爲同考八月 仁宗皇帝即位一新庶政陞翰林侍讀與知制誥洪熙元年賜勅褒贈父母及封其妻勅同修 太宗皇帝實錄 仁宗皇帝升遐 宣宗皇帝正大位勅修仁宗實錄公亦與焉時有詔許贊黃公承命以往西午促召還京偕太子少保金幼孜等入見命完修實錄二年春闈則命公爲同考官三年戊申元夕賜文武近臣觀燈萬歲山賜宴公及文臣賦詩以進賜之鈔四年八月應天府鄉試奏請考官命公爲之十二

月朔是日霜寒甚命光祿賜在廷文臣年酒以禦寒曰皇祖考在位每旦常有賜今朕多事忘之汝勿忘五年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銀幣考禮部會試陞翰林侍讀學士蒙給誥命贈父以己官母與妻皆贈宜人痛寵命之不生及也哭之過哀七年駕過史館有作併賦招隱之歌以示近臣蓋是時天氣清明聖心悅豫懷賢覽古悠然天趣之高發見於吟咏于此益可見也八月考北京鄉試十年乙卯春 宣宗皇帝晏駕 今皇帝即位二月上 宣宗尊號賜白金秋九月詔修 宣宗實錄十二月賜文綺丙辰正月

改元正統大臣建議開經筵詔可其奏公與爲講官三月　上臨軒策士公讀卷勞以羊酒賜宴於禮部戊午四月進　宣宗實錄　上御奉天門慰勞甚至賜白金文綺織金衣襲陞翰林學士賜宴於禮部八月應天府鄉試命公爲考試官四年充廷試讀卷官六年考順天府鄉試七年壬戌爲行婚禮賜紗衣紗帽金相香帶等物九年甲子三月大新國學　上祗謁先聖躬行釋奠禮幸彝倫堂命祭酒司業以書易進講從臣坐聽公與其列七月八日上章乞致仕弗允且降勅諭天下憲臣及縣令有難其任察舉以聞

公平所知而人以爲當十年乙丑禮部春試　上復
命爲考官三月進五倫書蒙賞賚冬十月欽陞禮部
右侍郎公以老病懇辭弗獲諭使就職　朝廷稽古
右文事多由禮部公夙夜祗懼惟恐有弗稱　上又
命兼署吏部公益謹畏不自寧求去益切　詔許之
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公獨取歸去來辭長
歌以自快人莫不以爲榮而喜聖德之厚也公孝友
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君子稱之至姻戚故舊亦
無悖於理者在位三十餘年以文章議論爲士類所
敬樂于教人學者亦樂從之游與文衡者八讀卷者

二仕時暇日擇勝往遊長篇短章發於歌咏以揚大
平之盛美及得請而歸頤老于堂子孫侍教者十五
年凡所著述論思聯爲太卷有應制集詞垣續稿歸
田稿藏于家後世傳焉天順四年九月嬰疾卒春秋
八十有九訃聞　上爲之嗟悼命禮部賜祭工部爲
治祠墳謚曰文肅

禮部右侍郎金公問傳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少受易俞貞木家貧無書從人借讀無不通解永樂初被薦爲司經正字時宮僚多得罪問亦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省眀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洪熙初　命待詔思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悉見獎納宣德末擢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正統間調南京歲餘遷禮部右侍郎卒於官問文行敦茂義聞流著平生閲復否泰相尋而不變所操製述雅健精采善書得

魏晉筆法星曆之學尤精然未嘗以語人有集若干卷兄弟亦好古皆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覓之得百枚以進病良已子汝進太僕丞

禮部侍郎章瑾墓誌銘

陳循

用欽諱瑾用欽其字也姓章氏世家浙之會稽予所同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由刑部主事累官禮部右侍郎曰敞字尚文者用欽之父用侍郎　恩累贈禮部侍郎諱某配某皆贈淑人者用欽之曾大父大父也葉氏繼趙氏用欽之母也用欽自幼失恃父語趙曰是兒不凡汝善撫之趙亦鞠愛之如已出甫十餘歲即能嗜學宣德丙午其父與今吏部尚書趙公同爲吏部郎中趙公見用欽能嗜學喜而以女歸之是歲用欽舉順天府鄉貢丁未庚戌連試禮部

不偶癸丑又試名在副榜時　朝廷慮俊秀拘於科額必有遺才在副榜者　命翰林復選得二十四人用欽預焉授冠帶入太學給以所當得官之祿俾卒業俟後舉正統初科余考禮部會試所得貢士用欽第七人比其　廷對蒙賜進士出身觀政兵部逾年以父喪去服闋擢禮科給事中數年爲同官所推薦特遷都給事中　朝廷命定國公徐某持節使蜀行冊封禮簡用欽爲副使正統己巳也從北征得疾留寓中途比還恭遇　今上嗣統用大臣薦拜禮部右侍郎既而以盜竊發贑州復簡用欽巡撫廣東兼治

羣盜用欽間以謀於予曰聞參議楊信民素爲廣州之民信服若得此人與偕往盜必聽然今信民以詿誤謫守邊關奈何予善其計爲力薦言於 上遂起信民爲右僉都御史以行從信民至廣東民有被脅從爲盜者聞信民至相率來歸順者凡數千人孰計用欽 陛辭竟以舊事爲御史所彈劾事未及白而用欽得疾不起矣時景泰元年距其生永樂丁亥享年四十有四用欽爲人志剛而不肯苟屈下奉親極其孝敬雖繼母亦事之如己所自親有疾必躬侍湯藥早夜不懈不至疾止復故不止親喪祭葬惟謹

於禮而哀痛自不能節𢾅其兄與撫愛諸弟尤甚得其歡心為給事中多所糾正雖於平日所交游至密者不為曲徇所敬憚至切者不為茍容人固知其所守多職分所當為然不能忘不足於心每以長科與大臣議四方所陳之事必視衆論可否有未當於理者力爭正之而四方奏水旱變異有可以示警者屢奏之惟恐後嘗厭四方緇流來請牒於禮部衆至數萬乃請定其額數給之此風遂抑其同官有天台徐簡者卒於官妻子與喪貧不能舉用賻助之俾得歸其邾又有衡陽王伯宣者以丁艱倉卒去所留車馬

宅不能自顧用欽爲綜理如已有甯所得直之不遺纖悉其尚義率類此使假以年其所造詣施爲殆所謂有莫之能禦者矣而遽於斯以止悲夫

禮部右侍郎薩琦傳

琦字廷珪系出西域後爲福建閩縣人宣德庚戌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景泰辛未陞禮部右侍郎壬申兼詹事府少詹事至是卒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琦爲人狷潔不苟合文學亦有可稱在禮部雖無建明而自守甚篤人亦無所非議云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安成李公紹神道碑

彭時

公諱紹字克述世家安成之浮山為鉅族自幼失怙而有立志稍長補邑庠弟子員年二十領宣德丙午江西鄉薦癸丑會試中經魁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是歲奉使雲南歸適　宣宗皇帝銳意儲才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拔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為翰林庶吉士俾積學以俟大用而公預焉其優禮給賜一修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公感激淬礪學以大進乙卯　英宗皇帝嗣位擢翰

林檢討預修　宣廟實錄爲檢閱校正正統戊午書
成賜白金文綺加錄秩升賜宴西苑已未以剩員賜
歸鄉里期年驛召復任充經筵官丙寅丁內艱已巳
服闋之官踰月滿九載陞修撰是秋北虜犯邊六師
敗績于土木朝士爭遣家南徙公曰主辱臣死奚以
家爲卒不遣庚午景泰紀元兼經筵講官辛未同考
會試壬申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甲戌主考會試兩
持文衡去取公當士論翕然推服乙亥奉命祀南嶽舟
至洞庭阻暴風爲文禱於神俄頃風息舟行無虞是
歲賜誥進階奉直大夫贈封父母妻如制丙午預修

寰宇通志成賜白金綵幣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
侍講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尋掌院事冬
陞學士賜二品金織衣戊寅奉命與諸學士更番侍
東駕講學于文華殿尋陞禮部右侍郎時有結權貴
圖進者 上不許密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
者得公甚喜曰朕知其人久矣次早召吏部陞任公
聞者爲之驚喜及即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翱舉酒
酬曰天選侍郎也前此侍進者多此特旨授故云已
而權貴不平伺間譖公恭事多南者 上曰大臣以
德選何以舉者爲是年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

舉翰林一人未用乃請以公兼領之　上謂朔曰禮
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朔退語同列曰我不知
李侍郎見重于　上如此巳卯夏四月賜諸大臣遊
西苑且命內臣陪宴盡歡中有醉失儀者公執禮益
恭譁旣歸復爲文記之辛巳蒙賜誥進通議大夫贈
二代并妻如制癸未會試知貢舉防範嚴密一洗場
屋宿弊有怙勢請託者峻却之弗顧甲申　今上卽
位命翰林纂修　英廟實錄以公爲副總裁越二年
書將成公沾微疾卽上章求解任　上察識其誠許
暫歸俟疾愈復來時成化丙戌秋八月也旣歸疾良

愈足跡不履城市或諷公曰疾愈矣可不出耶公曰
吾老矣出將何爲辛卯春國子祭酒爲其屬所搆去
天官議曰國子監成賢化俗之地官不重不足以隆
師道然官之輕重係乎人今必得學行老成有名望
如李某者居之則師道立矣乃援洪武初起致仕尚
書劉崧署司業例起公爲祭酒疏入　上即日降勅
遣人乘傳召公命未及門而公卒矣士大夫初聞召
公相慶于朝比訃至又相嘆曰天不欲興斯文耶何
奪李公之速也　上悼惜遣官賜祭且命工部造墳
曾祖考諱慧龍學行爲鄉里師祖考伯魁考遵武俱

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劉妣劉妻曾俱贈淑
人子男六公體貌豐偉識見明敏若刻問學少壯至
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
方技之書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碑文字必
購求之故積者甚富其爲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
得於歐爲多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參以蘇長公之剛
勁奇逸自成一家與人論文評書必先法度見人制
作稍不合則曰是無師承不足觀也察後進有志於
學者奬掖稱譽惟恐不至處僚友以誠勸善規過言
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其愛人以

德如此平居以經濟自任通古今廢興之故達政治
弛張之宜參稽辨析殫人聽聞其或先事討成敗與
逆料人之情僞驗之日後百不失一二居官以文字
爲職者二十五六年纂述考校恒盡心不苟典禮八
年一以正道輔其長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
不讓能始爲檢討郎以剛直得名楊文貞公深加器
重比寢疾　英宗遣内侍詢人才文貞舉公輩五人
以對當時雖未及用而巋然負公輔望自是始矣士
林每徯公大用以展厥蘊而遽止於此宜乎上下交
悼之不已也

禮部左侍郎邢讓

禮部左侍郎邢讓國子監祭酒陳鑑司業張業成化七年三月俱坐罪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饌撤油鈔已而折錢當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頗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法當責諸有司者不復文移一切任意爲之故所用尤夥又不立案著籍莫可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舊無所更革禮科給事中成實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撿討棐時等以訐與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

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給事中御史救時所奏詔交章劾之有旨併逮讓等刑部乃遣官覈實監丞黃明善用言激怒之又案籍無可據者但用查估爲數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文俱無歸著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等讓自獄中復令家人申理因奏翰林院學士萬安李泰平日與已有隙故倡此說陷已都給事中丘弘承風奏劾又日宣言其事於朝且以危語動刑部使傅致已罪奏上乃命會官雜治廷中讓等猶不伏更命御史覆覈遂坐讓鑑業前罪論斬贖爲民典簿王允併

以倉糧受賄罪充軍時等杖徒有差既而監生虞楷楊守阯等連名訟其寃亦下法司議寢不行讓字遜之山西襄陵縣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景泰初疏言迎復大義　景皇帝委曲批答語在　英廟實錄中天順八年居父喪未終以修實錄召起秩滿陞修撰成化二年陞國子祭酒五年拜禮部左侍郎未及再期而免初讓爲祭酒欲聲聞出前人上創立勑諭學規等碑修國子監通志躬課諸生誦小學以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人以是稱譽之其致毀亦以此其費用會饌錢有不悅者巳議其後讓既陞去典

簿王允遂專其利以致衆論沸騰株連及讓免歸數月卒年僅四十五藻負才氣詞翰亦清勁然強忍狹中意所輕重人輒形辭色銳意柄用而勢力相軋者忌之故卒及禍鑑字緝熙直隸長洲縣人父潤以事發戍邊道京師棄鑑入神樂觀爲道士鑑性明敏見儒書輙成誦因改習舉子業正統甲子領順天府鄉薦戊辰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初充經筵講官進修撰天順中預修大明一統志侍　東宮講讀丁母憂召修　英廟實錄疏乞終制許之服闋進侍讀仍預纂修成化丁亥實錄成進侍講學士陞國子

監祭酒肄祭酒刑讓陞禮部左侍郎而鑑代之鑑以
讓年甲官資俱後於巳而反補其闕心懷不平適鎮
錢事發鑑自以歷任未久顧所用不多而用各有故
方幸其敗及下獄扣所歷月月錢多不能花銷竟與
讓同坐除名始悔恨默然無言鑑爲文辯博筆札遒
勁雅有時譽而吏事非其所長又好談論喜訐人陰
私恒傳誦無名子詩以譏切時事是時京師有司寇
陸三十之謠刑部尚書陸瑜疑鑑所爲而詼問官又
或爲人主使故於鑑無所庇惜云業字振烈江西安
福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九年考滿

陞國子監司業嘗署掌監印而皆在未以錢折鈔之前及折錢業未嘗一支用故其被鞫祭酒邢讓頗爲不稱冤而法司並坐之亦除名業質實敦厚言若不出口而悟理有造詣諸生多就講解爲文章坦易明白通書經嘗自爲疏是正蔡氏傳并纂集禮書未成而卒

禮部右侍郎艾福傳

福字天錫湖廣襄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化初巡按山西考覈官庶黜不職者九十人旌其能者七人審錄重辟有童年十三分盜賊米一釜憐其幼特請釋之遂用是起名三年復按浙江以父喪歸八年擢光祿寺少卿十三年陞卿凡典御膳及諸供應皆區畫有定十四年上疏請省興敎供饌坐繫詔獄奪俸六月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累上疏乞歸始命致仕家居八年卒年七十三訃聞賜祭葬如例福為人通儒習于世故晚在光祿為近幸

所侮不能堪累乞退避竟遂其志以去人亦以是多之

禮部右侍郎費誾傳

費誾字廷言號補菴鎮江丹徒人成化五年禮部試第一第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同考禮部與經筵陞國子司業秩滿陞春坊左諭德仍管司業事未幾陞祭酒弘治元年　孝廟初開經筵簡充講官　車駕視學賜坐講彝倫堂褒諭宴賚士林榮之及直日講遂改少詹事兼侍讀同修　憲廟實錄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甫越月擢禮部右侍郎病滿三月例停俸　詔特不允弘治六年六月卒年五十有八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爲營葬事誾長身偉貌論

議覺登臨事通變慷慨且恭謹自持人恒以公輔期之其在國學最久士子多所造就爲詩文淸健有則所著有自考詒笑補養諸集性儉而能違尋常雖故紙敝帛必遂於用病未久猶命郎令預製以故雖殁於暑月得無後憾云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汪諧傳

汪諧字伯諧浙江仁和人少時冐順天香河縣籍舉京闈鄉試尋被革復舉浙江鄉試登天順四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纂修　英廟實録成化三年陞修撰九年秩滿陞右春坊右諭德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十三年陞右庶子侍　上於東宮講讀　上登極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修憲廟實録充副總裁後以疾在告久請停俸弗許弘治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遂請老許之十二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賜祭葬給驛歸其

長諳儀度整潔深中節言笑應事周悉晚益慎審方
剛進而困於疾疢弗究於用其父澄舉進士爲監察
御史坐法遣戍誨子勿讀書諳既貴躬篪亦舉進士
及卒子登蔭中書舍人舉賜皆繼舉進士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傳

程敏政字克勤直隷休寧縣人早慧年十歲侍父信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于　朝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以同修　英廟實錄書成陞俸一級九年秩滿陞侍講充經筵講官復以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充　東宮講讀官二十三年秋　孝宗皇帝踐祚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侍文華殿日講是冬被劾去任弘治六年召還仍供舊職尋陞太常寺卿掌院事兼修玉牒八年丁母憂修

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上章乞終制從之服闋還京未至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見遷禮部右侍郎侍
皇太子講讀十二年春奉命主考會試言官以任私劾之逮繫數舉于獄久不決屢上章責躬求退弗遂乃自請廷辯執法諸大臣白其事以聞　詔許致仕時六月方盛暑甫出獄四日以癰毒不治而卒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如例敏政爲人秀眉長髯風神清茂善談論性復踈于書無所不讀作爲文章爲時輩所推所著述有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新安文獻志詠史詩宋遺民錄與西山心經附註程氏統宗譜程

氏遺範集宋紀受終考道一編儀禮經大學重定本及塋整稿若干卷藏於家敏政以少年擅文名以文學蹟侍從自是以往名位將不求而自至乃外附權貴內結與援急於進取之心恒汲汲然士大夫多有議之者但言官劾其主考任私之事實未嘗有奇官時有謀代其位者嗾給事中華昶言之遂成大獄以致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禮部右侍郎沈祿傳

祿字汝學順天府宛平縣人由舉人授通政使司經歷祿妻為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姑弘治改元

皇太后正位中宮祿遂超遷本司右參議俄轉左甲寅進右通政戊午進通政使壬戌改禮部右侍郎仍掌司事卒于官贈禮部尚書賜祭葬祿以恩澤致位九卿遭逢之異近世所無然其人篤於友愛少失怙其兄浙江僉事舉教之有成後舉致政家居祿事之恭撫遺孤曲盡恩義人以是多之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禮部左侍郎致齋黃公宗

明神道碑　　　　霍　韜

黃致齋諱宗明字誠甫先祖薛姓至致齋乃復姓曰黃先是致齋有祖諱秀育舅氏薛子艮家曰薛秀子孫襲薛姓致齋祖瑛爲廬陵教諭圖復姓弗克與祖母莫夜坐悒悒言致齋時八歲聞言自任誌不忘廹登第正德甲戌歲首疏復黃姓别爲祠祀薛祖禮也乙亥授南京武庫主事巳卯陞武選員外郎宸濠反上江防三策上諫南巡疏　武皇帝幸南都百官服䩞甲衣以朝致齋約言官面奏不宜服䩞不果遂告

病歸寶嚴山中辛巳陞工部屯田郎中不起癸未補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時羅峰見山疏議大禮百僚醜詆曰姦邪致齋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敝議我　祖皇帝純法三代公侯伯爵職承襲或弟繼兄或叔繼姪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

天子何獨不然乃附名十疏卒正典禮乙酉陞江西吉安府知府下車首建白鷺洲書院以道德勗諸生次平巨寇次治奸吏次決健訟次行清里法次行團甲法次修義倉行備荒法皆有條緒丙戌轉福建鹽運使丁亥召修明倫大典丁母夫人憂弗克行已

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爲疏以進疏略曰 帝
王謹德供御飲食至爲切近又曰 宗廟薦祭竭誠
致報防奢止欲養德養身不可不愼又曰乞爲中制
使祀有常式薦有常品饍有常味賓賜有常格多寡
有常數貪饞無所於利 上嘉焉著爲令又應 詔
言四事一曰求才二曰勵志三曰定計四曰責任皆
切時弊壬辰陞兵部右侍郎編修揚名以言事忤
旨竄治主者特疏陳非罪 上爲霽威仍出參閩省
政癸巳冬 特召補禮部右侍郎乙未轉左侍郎丙
申冬十一月卒於位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侍郎西玄先生馬公汝驥

行狀　　王維楨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其先山西臨淄縣人有諱仲謙者宋季兵亂避地因籍綏德故馬氏遂爲綏德人五世而至秉吉秉吉生震震生永盛永盛爲壽官生驄驄號煙山公馬氏自煙山公始讀書爲儒而煙山公數奇積學竟不第以歲貢爲夏縣訓導陞萬全敎諭敎諭生四子長汝駿配党氏出次卽先生次汝驊次汝驌皆側室王氏出敎諭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左通政党王俱

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爲弘治癸丑九月十九日煙山公在夏縣學其夕夢有月墮廨宇中取而抱之寤覺異之以爲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蘄全棄官攜先生歸綏德先生尚幼乃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又即知聲律吟咏之學試於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以爲年少而奇非常人也乃正德庚午舉鄉試丁丑舉進士已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爲才子能詩然先生爲人沈毅有大節已卯中

武皇帝且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莫敢諫者先生曰郎長孫寧不爲宗廟

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上

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隱憂伏禍不可 天
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謫外而
先生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
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捕懲其左右
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
者去已即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干法得釋又使將
謝乃首使者至櫝前啓取書遂之實未發焉報曰法
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令葛
者賄人也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
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致于法威聲震于

部中辛巳令　天子師位錄前諫者忠詔知州遷爲編修加故澤人擊泣而送之以百千數而前王以禁不得舉及校書不務者亦郊祖頌德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　天子用吏請旌忠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癸未會試爲同考官以觀卜才氣取士士多類巳乙酉　武宗實錄成有纂修勞陞修撰明年母王卒歸三年煙山公亦卒先生連哭其父母至嘔血毀形制起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改北監司業會　天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言辯而正賜文綺司業歷于祭酒不得有所規畫然諸生固知桿馬先

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又三歲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于是先生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之令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如點格不解其所約有懲跡跪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者或夤貴關說求越疾出不聽郎序及故奪之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庚子陞禮部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翁爲宗伯宮詹松江孫公爲左侍郎而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生洽覽羣

集習識今昔故遇可言則問荅如響平居視之顧恂恂若不能者嚴翁賢之又嘗善其詩愛重踰等居久之嚴翁拜相見　上言馬侍郎賢　上由是知侍郎因以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寵之而先生故病肺爲詩節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日廢書不觀皆勞弊心神由是復病會又哭其內子鬱鬱惻惻不能平遂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有一　上聞札下內閣問故嚴翁具悉而對　上悼之爲遣官致祭護櫬歸　勑有司營墓加贈尚書以其德履謚曰文簡

陸孤逢乾爲官生皆殊溼也今其不效得乘會歙起

佐一明主濟冐時其功業可勝道哉公故嘗論政有三要五術六微七疵八難說甚具竟不及施惜充矣

禮部右侍郎朱公廷立傳　　胡直

朱廷立字子禮其先徽之婺源人高祖志先始者通山居馬登癸未進士授諸暨縣令暨鉅且煩號難治立至一以德予之新贊社勸農桑申鄉約撈訟誡而義倉義橋義塚之設凡以恤民其尤惠者均里甲止海塘夫歲省夫銀力各萬計治稱第一晉拜河南道御史既去暨人建祠祀之少傅謝遷爲之記其政於石立在道激揚達體嘗陳城鄉方足兵食二議己丑巡兩淮鹽政作商誡九以諭商御史誡九以自厲又條陳鹽法宜行事贖遂通課益昔百七十餘萬　上

襃之曰功勤可嘉賚以金幣辛卯巡按順天蕭憲貞度有理輪風時元年潟政立抗疏論列人為之吐舌又條陳六事切中時病一時無不欽手以避者壬辰巡按四川首疏停採木之役民獲更生土番夷釀亂松潘梗貢道為邊患　上怒命將征之　勅立督其事立冒險疾趨壁壘親授計將大舉兵會銜立者以他事罪立使閑住立曰天不欲我需成功乎乃賦詩院壁去有一寒豈是封侯骨萬死寧忘養士恩之句無何功臣各膺爵賞錄不及立潘都御史至眾論民謡僉謂立功當首敘將領中至有願移已賞以賞立

者隨按實及摘立詩聯奏之　上嘉嘆懋賞復其官
適順天欽督學御史遂推立焉至則倡明正學敦揚
聖訓崇雅黜浮先德後藝一時體變還淳丁酉陞南
京太僕少卿克勤攸政已而懇疏乞歸養母比歸自
謂言膳不煩他室饎然膝下人比之老萊子云越歲
母終哀毀踰節服闋會　詔大臣各舉堪任邊方撫
治者南僕正田濡等首會舉立拜僉都御史丁未擢
大理卿應　詔陳慎刑名清吏習正士風三事中外
聞者無不曰眞救時之本也戊申陞工部右侍郎已
酉轉禮部右侍郎有嫉立軋已者譖諸言官論之總

以閑去少師徐階深惜之欲以身決其去就既去人意立弗樂立曰君子進而行其道則優游廟廊退而修其道則優游田里何往而非可樂者至通日惟課子賦詩而已先是厥考嘗從陳獻章游因以聖賢之學期立立後又得王湛鄒子輩相師友學益邃觀其知行合一之論心性卽仁之說事心事天之旨正學正道之辯率皆根本之學有實見也且篤於孝友兄喪撫其孤如所生至讓以居宗黨貧者輒賙之持身訓家咸以禮子姓而下皆循循率由矩度又善誘後進士以問業至者語終日不知疲義所當爲如學校

圯則倡修之其費多已出乎生不計議人過至於事
關利害有可庇一方者則喜力言之雖嫌罔避嘗書
四事以示同志曰君子無道人之過無沒人之善無
逞忿之事無詐僞之行得非發其所身體者以諭俗
與自癸未通仕籍迄今餘四十年其仕而歸歸而起
起而復歸者凡二十有六稱絕無一字抵政府其所
以齟齬者恒坐此也是以臺臣入楚省章刺數十上
雖弗克用以竟所施而隆名晚節固已焜燿於中外
矣丙寅夏卒於正寢所著有兩厓文集行於世

瞿文懿公景淳傳

王世貞

瞿文懿公者諱景淳字師道始家昆湖傍學者尊而不敢以官稱曰昆湖先生既卒而　天子賜之謚曰文懿遂改稱文懿公云公之先有遜齋公者溥元德去隱常熟之湖上更五世為封武選公某又三世為封少宰公某又一世而為公公生十月能誦詩關雎八歲善屬文久之博士弟子聲籍甚公之為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為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

之旨而不為路狥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
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為明冠獨公繼之
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減父產教授里中
自給意豁如也會提學御史衛水楊先生識公以第
一人試南京而侍讀無錫華先生拔公自棄卷寘前
列其明年甲辰遂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歸
二先生授翰林編修之三年分試禮部尋入內閣理
誥勑封懷慶諸王為副使奉冊還授中貴人書再分
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奉太孺人與偕
之京師復分試禮部尋主武試出主應天試以久次

爲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故丁秦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亾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爲吏部右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工二部事三載當入奏績而會 今上初以禮部左侍部召旋用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仍佐部事會二品俸公感奮曰 上果用我矣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會病小閒强自力北比朝留侍經筵修 先帝實錄 上所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疏復乞骸骨 上廉公憊狀憐之予告歸

不及一歲而卒訃聞 上爲下所司治葬諭祭二壇贈禮部尚書太常定今諡恭襄典也公爲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爲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即匹夫孺子而不以惰見其最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氣其价使懷慶日而鄭王以言事忤 旨徙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爲恭敬餽迎用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候難公故亦弗納也而 上已嘗使詗之矣厥乃感悟語公詗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

使當如是耳公之請告還京師從衆謁相嚴相嚴莊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往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相嚴客也公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遠度之不如不佞目覩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躪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善夫生之箴我然數已目攝公矣公領洽誥勅而陸太保爲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滕朧挾兵部移以請公執

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棄金而夜要公會笑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懌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壷不當祭酒即祭酒不當南而公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顔者耳居四載無一書政府人問其故笑不答當公所不可若氣勁甚而要歸于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迂數迕公多吏譴及考察而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爲請曰是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所推收多天下賢士大夫而最著者爲今元相李公所爲程式文行世誦之以

爲法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校覽而應之有餘功其揮灑若不經意而規歐蓀蘇春容乎言之也公爲德不近名爲文不近諛好吏不近俗以故天下雖知公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以爲怪初道病欲歸而貽書李公曰諸在　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矍然稱服公欲其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能公之少也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逼舟公厲聲叱之曰

吾在何為者即應聲誠以故公雅自負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怪之以此有丈夫子三而其長汝稷即以公廕入太學乞余傳者也

王生曰嘗　先帝之歲甲辰而天下遂無不稱瞿文懿公者然豈能為稱公哉　明興大臣之得以文懿謚可指數也而公獨與故儲公瓘其為第一人於甲辰同其謚同其以文行當官愼勤同佐南銓而不及相以下壽終同皆名實彬彬君子也夫以瞿公之盼小言天下事勁挺不阿貴權者寧可皮相也太史公之致慨於晉侯有以也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玉

陽張公一桂墓志銘　　　趙志皐

公諱一桂字稚圭別號玉陽其先自唐相文瓘始從居吳再從居歙爲歙著姓更傳二十八世而有福高者爲公祖福高生清是爲公考贈殿講贈公少行賈大梁室劉太安人因家焉張氏之居大梁自贈公始也贈公所舉子惟公意不欲令從業公既警敏自喜乃言于贈公請業儒不成去而賈未晚以何爲諸生治文章有聲年二十餘爲嘉靖辛酉遂舉于鄉贈公乃益大喜謂兒能以儒貫是孰與貲余滿籯哉壬戌

寵試春官而贈公捐館公侍奉太安人居所爲文章日益工戊辰成進士選入爲庶吉士即有志經世之學與同舍郎下帷講業自古文今文以至國朝掌故亾不蒐獵其實而涵茹其華庚午授官爲編修而公之所養閎巳弘且鉅矣壬申持節冊封　德藩禮成還報適公滿三年考會　今上改元覃恩得贈父爲編修母封太孺人甲戌分校禮闈又甞預修　穆廟實錄錄成而晉一官爲修撰賜白金文綺賜南宮宴乙亥補經筵展書官兼掌誥勑丁丑　世廟實錄成復進侍講宴賚眎甲戌巳而選直起居注時則江陵

相君奪情之議起同官以抗疏得譴予與張公
習公等上章力救公實與焉章旣寢不報予與習公
相繼謫公亦遂拂衣去迨壬午江陵歿而予與公始
還居禁近是歲公以侍講滿考再充經筵講官及分
修大明會典而先是戊寅大婚禮成贈公及太安人
已受錫如今稱矣甲申乃擢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
侍講益公至是始得官五品時論頗以積薪爲公望
公不爲意也乙酉充日講官嘗以　聖節從輔臣後
拜　上賜有差其年錄士順天與南充陝公典厥事
會浙士有以詭籍預選而中貴人子弟多被黜落乃

爲蜚語中公有　詔薄責公卒無它狀竟得　旨調
公南京公遂調南京兵部員外然公任柄文不任嚴
訑籍法不當調即調不當郎司馬公亦竟不自理也
趣駕之留都諸省郎則皆畏避公亡敢與公爲顏行
而公顧與之盤折委蛇無少幾微崖異之色尋以使
事奉太安人還里戊子擢南京國子司業次年即拜
南京祭酒辛卯入公爲太常卿管祭酒事未至復遷
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壬辰秋改禮部右侍郎兼侍讀
學士尋又轉左時公業抱疢疾行至永城遂不起所
言不及它唯以不及報　上恩及終事太安人爲恨

距生嘉靖庚子得年五十有三耳嗟乎傷哉公手標
秀異雙眸㷉然人目之若玉山巖電生平不妄言笑
而與人則必飲之以和禔身務爲巖潔不以取予一
介致受緇涅其積官皆以資次終不肯錯趾岐路以
希速化以論抗言江陵時即新鄭與吳門相君與公
並有枌榆之雅公絕不爲蠅附新鄭嘗揖公于同鄉
稠衆中問乃知爲公見者始嘖嘖難公矣公至性孝
友太安人操門內廩廩公率安人侍之事事兢飭即
米鹽至纖瑣必見諮請不自爲政也安人雖貴公必
令率諸媳躬調修髓進之太安人太安人不一舉匕

卬公及安人相顧失驩又推太安人指字其女弟有
恩當太安人在邸念其女早寡飲泣思歸公不難爲
母請急御板輿從太安人歸也先殿講公雖以賈起
家然不爲偓促牙籌態公承之乃益務爲倜儻好施
嘗取負責者千金券焚之曰以此明大人不貪家居
當歲儉必蠲租發廩賑諸飢氓而收其死無歸者葬
之卬環公百里而居者人人德公矣公讀書有玄晏
之癖多聞強記始卒不勸以故在詞林特以博雅著
聲尤習於當世典常凡吾儕有疑事就質於公懸河
出之不啻賦諸故府爲南司成特引經據禮以訓諸

士事皆有程模郎南士靡得公而胥化者甚衆葢公怙務實學學務實用故所試皆有績效使假之年以大究其施其建樹必非人所可及而今已矣嗟乎傷哉

禮部郎中陳敬傳

黃佐

陳敬者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爲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幕官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郡寇竊發來攻州城敬不欲爲偷生計親率壯士禦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罵賈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感聚哭賻焉事聞　命有司恤其喪

禮部郎中滕君員墓誌　　丘濬

正統己巳秋奉議大夫尚書祠祭清吏司郎中滕君扈　駕北狩歿于王事又明年蒙　恩褒䘏進其階爲奉政大夫贈其父如其官母黄爲太宜人封配劉爲宜人君諱員字尚默先世南陽鄧人隨宋南遷因居建爲歐寧人曾大父緝大夫通甫父子慶俱不仕君幼以開敏聞于鄉鄉之父老異之曰滕氏子年幼而質粹不凡子也年十一補郡庠弟子員庠之師儒奇之曰滕其質厚而性敏遠大器也未幾領鄉薦卒業太學聲與焯焯日起同舍生咸心服之正統己未

吏部考選居優等得廣之韶州府同知一時同選者
咸謂君才與官宜無畏言者之任值歲歉公私無積
貯守以下無籍手地公至傾囊得白金若干兩告諸
鄰郡命里胥籍民之窘甚者朝夕給之全活數千人
郡治舊爲淮王府王遷國之饒得請復爲郡其規制
侈大非人臣所宜居又吏胥公退無所於處往往雜
就民居召裁長縮大削雕還樸役爲郡治如常式又
度地爲吏舍限其出入絕吏民交構之弊自昔郡吏
惟取充數鮮有通文墨者動輒假手他人君痛革之
凡上下文移具爲成式以示吏俾其如式草創而爲

之潤色焉受其指畫者後皆通習所部地介江閩湖
三藩之衝主戶少而客戶多少拂其意輒相扇弗靖
而翁源乳源二邑尤甚君躬行巡省揭榜開諭許其
占籍遂與編戶無異凡郡之政君方一一興革之以
丁內艱解任吏民不忍君去至有垂泣者比闋君服
闋當之京耆老數百人詣 闕乞再任之朝議已除
代者不允君適至遂有祠部之除清白之操賢能之
聲著聞遠近在郎署踰三年即北行卒年五十有二

禮部郎中楊循吉生壙碑　自撰

堪輿上下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爲人其所居距大海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餐于世八十有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太初相彼廬右有丘焉我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爲文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於望弘農郡周宣王子楊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綰清德著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於　國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是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市坊高祖乎中性忠勇策

名霸府戰歿姚陶守節嫠居洪武中選爲內庭姥姥
供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穴配葬衣冠者是已陶
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塡實京師供億有年
仲氏商闔尤富屢墨跨里叔亦偕壽從居同稱淑士
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
非顯融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母劉封安人安
人之兄擢解元于正統間官至三品楊奨儒自此始
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　憲祖御天成化甲辰
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爲京官末職幞舃青袍入參
朔望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　孝廟時五王冊封

備員執事護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覲 龍顏事竣賜
宴直房并賞羅綺福壽命寵茶齋內攻食米月三合
恐曠職致尤上奏乞換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
次年貤封典下郡諸侯具綵輿迎賜二親輿報劬勞
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已未歲淸寧宮災下 詔
求直言不揣應 詔上疏請復建文尊號以禮文事
分所當言用是塞責 帝衷欲允大宗伯以事體重
大非敢覆存爲文案倂閒收入太史氏未知然否旣
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一向守嘿性僻好書結
廬天峰院折松枝爲筆課麟范經稍通章句傷涉子

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郡使君遊或爲文章
吐言亦本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寂苫先隴傾資修
築廨千金既畢大事每歳率持齋誦經一百日不出
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歳　武宗在南都蒙呼試樂
府三次匿　駕凡九易蓂莢告歸是冬復取如京慕
醉趣命歳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別築室支硎山下修
葺舊聞名雲峰廣要檢書既多稍諳典故然以筆耕
度日不作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費不存如此又十
年　皇上龍飛十五年田野閒樂閑盛事時則恭進
九廟肇典上頌文一篇蒙頒史館纂表權蒸之敬謨

無補益也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普天而有日精射稿之祥屢見于室山晨共覩非敢妄道是年冬自西山還歸故郵埋頭隱几終日惟與古聖賢相對輪蹄絕跡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耳聵目昏能鍾強步起拜必俟扶自知去死不遠昔李白一子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人一從北上惑佚遨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亂尚幼頗賴應門不得肄學書無紹焉有墳自築前谿後城亦足偃卧文集方斟酌未成昔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欲勞他人之

筆所貴以自述爲不誣故撰其碑云爾　詠曰上古
人淳壽常百許今茲耄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宜有
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爲主如何到于無一克染彼炫
丈繡浣衣我庭彼富倉箱我乏朝黍靜言思之不乃
自取有官不作身日卑無財可悅親益離古之高行
豈汝能追彿蒙其享但招寒餓原憲長貧李廣數奇
命也柰何莫爲而爲抑別有道非時所知景公千駟
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常廢早萎豈意遐存雪鬢霜髭
一壽僥倖他從缺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我則不必
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於天耕犁表樹

皆非已尋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煙不化還孳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塞三山六水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其體乃生變化陰陽互遷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約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葬非虔從容自祭靖節爲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鐫無非糟粕不希流傳且夫生也憂患則否逐恥辱平恩仇萬苦千辛一筆都勾以還造物與鴻濛游錫汝長眠萬綠仍秋所以佚我惟此樂丘自古有死聖者垂休曾啟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忉利瀛洲纓緌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來要順至死

編修擧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涓埃莫酬亦負國恤自同蜉蝣嗚呼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而得志遭讒毀厄人百遐棄夫亦何愆坐不當貲終當擧手永謝塵世陳詞旣擧請刻以記過者來視莫獄

詞贊

禮部郎中西園唐君禎墓表　　顧清

正德丁卯夏四月八日禮部郎中西園唐君卒于官西園諱禎字元善姓唐氏其先本汴人宋建炎初有貴一將仕者扈駕來江南僑居華亭之白沙里其後子孫遂爲華亭人曾祖諱璟祖諱玉並隱弗仕父壖號劲節以君貴贈兵部車駕司主事妣周氏贈安人君生而穎敏性復淳厚鄉先生見者皆器之家故饒財而能自刻厲讀書百里外止以一僕自隨清苦如寒士不數年而學成以金山衛學生領成化癸卯鄉薦丁未擢進士衛之有學本以教武臣子弟而民間

俊秀附之然未有登進士者登進士自君始其後曾君文蔚乃繼之故衛之人以君爲破天荒云弘治初修 憲宗實錄分遣進士詣四方采摭時事以君往浙江君悉心搜訪其所纂輯視他省獨精詳諸公稱之時勁節與周安人並無恙君切于晨夕即以疾謁告歸承顏視膳雍容膝下者踰三年而周安人卒訖喪哀毀見者動容服既終有勸之仕者以勁節辭曰吾懼養之弗及也居歲餘勁節強遣之入都始授車駕之命明年以勁節喪歸辛酉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捷 前詔得贈其二親乙酉陞主客員外郎進署精

膳郎中事自登科至卒二十有一年逕徊前却不家食者僅八寒暑凡皆爲二親故人以是重君君爲人坦易色笑可親而中有矩度發皆中理浙江鎮守皆貴人例自尊大君往報謁見中門閉取刺授閽者郎上馬去時謂其得體儀曹重事在貢舉君兩提調視範同密人言不與哈密貢數倍常而物皆濫惡君在主客曰是虛名而靡我寔賜也且以折估閑使者來愬譁于庭不去君使譯諭之曰爾欺爾主易爾貢以爲利不爾罪足矣而又敢譁邪不聽且移文邊關詰爾主爾罪安歸使者情得乃屈服精膳主天下貢茶

至者必先呈樣樣者其名覔則以為私饋所從來久矣君至飭門者正供外無得入流風一清家居事伯兄祚愛而能敬雖異宮而處家事悉聽其處裁終始無間從兄祺早孤勁節養于家為娶妻殖產祺卒君樹其子伸如勁節之于祺也宗姻族黨有貧乏者必周之雖數無倦色與同年陳鎬宗之善別十餘年會于京鎬出白金二鋌曰往使浙上貸于君此君舊物也君笑而還之曰獨不聞朋友有通財之義乎相讓久之卒不受丁未待試時主人女見君獨處窺牖與之言君顧見卽趨出徙他舍僕楊宗者嘗荷篋墮水

污壞其禮衣衆謂必得罪君聞而怡然曰人無傷足矣衣可更製也卒不問其厚于待物而嚴于守身類如此

禮部郎中致仕明水陳公九川墓誌銘

羅洪先

嘉靖辛丑某歸田始會明水陳先生於螺川上又五年再晤于毘陵繼是庚戌聚青原壬子留玄潭雪浪閣甲寅過同江咸朝夕請益既久乃別最後丙辰大水衕對于寓舍尤盡傾倒蓋先生之學得之陽明公致良知爲深以爲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感應之閒是謂格物物格也者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竊謂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迹而不干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

方欲求決於先生而先生亡矣悲夫悲夫此豈交游之情已乎自念此學嘗詣極致不負千載一時之機而先生自任甚重負荷且堅東南士人歸心取平而卒無疑貳者在吉有東郭雙江諸公在撫則先生為倡首蓋浙中所未有也如是而不得少延歲月以卒所請豈不大可悲哉先生名九川字惟濬初號竹亭改明水陳本直之寧國人高祖覲挺智勇 高皇帝征僞漢時實在行伍功進小旗留撫州守禦所老返宜城曾祖禮代隸元帥金大望麾下樂臨川風土始留家子孫遂爲臨川人祖溥寂言笑能前知生崑字

獻璧號朋翁娶吳氏生先生後推　恩封文林郎太常寺博士母某氏封孺人常夢吞星而娠先生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齋饒某門問難相長饒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為督學空同李公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者樂譁之獨徒步歸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嫌疑已而忽覺難仕三疏請告乙亥師陽明公于虔有所聞盡火舊所為周易春秋詩禮諸書丁丑起告授太常博士講習靡倦乙卯　武宗將南巡衆莫計獨與舒梓溪

因裳夏東洲艮勝萬五溪潮連疏諫止有 旨俞校
疏 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而病日
甚然南巡竟止識者壯之庚辰卒業于虔辛巳 今
上即位拔諸諫臣仍補太常癸未進禮部儀制員外
郎冊封弋陽王甲申侍陽明公于越乙酉轉主客郎
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數萬羣小懷銜會是
時有他甘心者思藉爲媒嘬適事假夷語厺之下
詔獄數瀕死不變言官論救弗聽丙戌戍鎮海衛已
丑郊祀畢 恩解還後兩遇 詔得閒住致仕凡再
履危機而卒不肯濡滯依違以爲身家之謀而易其

計益性成然也歸餘二年六旬內連遭父母兄弟四喪躬視斂含無遺憾始未師陽明公卓卓衆中篤倫嚴禮實恐玷缺比務學卽謹喪祭正廟制宗法塋域諸役不一　他設宗族不足者捐已助之間走寧國掃丘隴以畢先志嘗構別墅術者羨其所定惻然曰伯父久殯敢私乎遂舉之而事仲兄如其父陽明公旣甍自走越紀其家而蹤跡所經北至毘陵南盡東郢徜徉爲蕩九華匡廬間登五老峰之絕標窮三級泉之奇勝結茅忘歸自以爲無地非學無地非友亦卽無地而非講習之處其況未于陽明公以致良知爲

主以格物爲實下手處不特定會期擬峴臺與懷玉浙東青原玄潭尋訪而已先生卒後數月即有東廓之變嗚呼此豈交游之情已哉先生生于弘治甲寅十月十六日卒嘉靖壬戌八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諸生即以言之官祀學宮未卒之春痰上壅耳不聰至秋遂不能言有星墜居傍須臾瞑殯于家都不戒火室盡燬而櫬宮弗震若有衛者

禮部主客郎中李公逢陽傳

李逢陽字維明　國初籍金吾後衛家南京幼端謹如成人家庭間嬉笑不苟雖盛暑恆整衣冠危坐終日無傾側容視世沒溺財利惟恐汙之游郡庠京兆翁時延置家塾教其子逢陽以師道自重出入未嘗左顧見者肅然愉亦重之戊午舉於鄉愉寔薦之逢陽聞之弗善也絕不詣謝愉亦不介意人謂兩得云性篤孝母殁哀毁骨立咳疾處小三年悉如禮隆慶戊辰第進士時方選庶吉士逢陽本第七人當道雅屬意逢陽固避弗就乃授戶部主事改儀部郎中會

選宮人惟衛其貌類端淑者艷冶悉置不與秉　命
禋祭楚王事竣以百金爲贐郤之歸未幾友人楊希
淳病逢陽親視湯藥或謂宜少避者不從楊卒未決
旬亦竟不起逢陽篤於踐履不事空談及見天臺先
生然後心服謂人曰吾其來毛髮動止皆非是又曰
吾不聞學得爲古之矜者止爾今而後知學之不可
已也幼與希淳爲石交相切劘李以敦篤勝楊以透
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一時俱歿人咸
惋惜之有集若干卷少司寇吳自新合楊稿刻而傳
焉

禮部員外郎林鴻傳

林鴻者字子羽福清人也少任俠不羈讀書能强記高皇帝時郡使者以人才薦授將樂儒學訓導居七年擢拜膳部員外郎　高皇帝臨軒試龍池春曉孤鴈二詩一日名動京師是時鴻年未四十也　高皇帝治尚操切而鴻性脫落不善仕又以爲散秩無自表見遂自免歸歸益閉門謝客肆力爲詩顧獨遨遊三山三山周玄黃玄皆師事鴻學爲詩也世稱二玄云漸舍人源者晉陵人故與鴻同時仕而以詩來謁鴻鴻不見使二玄問所爲來其自奇如此源出所

悵詩投之日以此相許耳二玄讀之至雲棧路遶巴
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白鴻出見
之相得益歡因避所居舍源日與爲詩由是滿舍人
詩名籍甚其後閩人言詩者皆本鴻所稱林敏陳仲
宏鄭熙林伯璟張友謙趙廸諸人皆鴻之弟子也

禮部員外郎孫君廸墓誌銘　　王洪

君諱廸字仲約世爲錢塘人祖茂實父莊皆力本好施鄉稱善人長者仲約生而秀頴志趣異凡子弟讀書過目輒記不忘稍長入邑庠授春秋語止倜儻出一時流輩上嘗是時予與今翰林檢討蔣艮夫皆郡學生也仲約不鄙兄事予二人時時執經傳講問婆娑娛遊不異兄弟居數年予二人相繼登第擢官翰林仲約益自刻厲問學期大樹立又六年仲約偕計來京師覩其文章偉麗志氣卓絕人物環岸炳然爲名進士予二人又自恨不及也由是遂任翰林庶吉

上不數月用薦者超擢禮部精膳員外郎遂奉 命忤運淮安既至方意有爲也不幸告病不起矣於是年始二十有七永樂五年十月也烏乎孰謂仲約止此也耶仲約嘗讀書觀古今治亂逍豪傑功業之士必慷慨拊髀恨不生其時躬上下論議至嬌朗者不翅吐涕斥不一顧視故其臨政施事一以理自許理苟且雖生死不暇卹也烏乎豈非有志士哉自聖賢道熄學者往往習輭媚乾沒不克自振拔直趣大道卓然游天下而傳後世脫使仲約幸而永年益進以大可量也哉此予所以深爲痛悼者也

禮部儀制員外郎錢公萱傳　孫宜

儀制錢公者浙海鹽人也而父爲中憲公官江西臨江知府生六子長蓼次芹次萱萱即公少而敏慧中憲公延塾師羣蓼等及族材子弟訓以經術公即能解經術稍長從太僕陳先生桀舉子公即亦能舉子於是陳先生大奇異眎之而公以此故遂爲諸生頃之爲國子生嘉靖七年公由國子生從順天府鄉試當是時宰相謂鄉試事重建議凡四方試悉選京朝官主焉而主順天者宛洛韓公崑山方公雖仍史例蚤新以他官改是職云於是兩公者思得奇士副

上意而公文傳甚兩公駭羨偉之卒列其名第六四年己丑試進士不第往游南京國子學見祭酒林先生林先生閱其文與論世故稱焉已又見禮部湛先生論聖賢之學湛先生愈亦稱焉而公駸駸聞海內矣乙未公舉進士爲刑部湖廣司主事主事一年以以母喪歸葬其母及居喪咸盡禮故鄉里人謂錢主事喪經生蟣虱云喪服畢改禮部祠祭司是時 上方崇制作稽古秩祀諸所請覆牘委棠積而公則與其長貳旁討廣證去取隆殺咸合品宜部嚴貴二尚書數譽公才因改陟儀制司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

會某舉子卷違式公判不勝監試御史某力勝之捐
禄出舉子第舉子者夙富有貲又御史鄉里也於是
言事官以聞主考試及御史舉子咸譴罷而公以判
得免及考覈京朝官吏部謂必黜公然後諸所譴廢
平也乃署公不謹當黜費尚書力爭之不得改署浮
躁塡廣東德慶州同知德慶人吏聞公以謫塡也率
日是嘗試高等爲京朝官者必不屑事事及公至嘗
署長吏任則又力視州事諭羅傍徭明國威申捄地
止剽掠徭舍總咸諸州受招降州民散避徭害者奉
詔書復業爭地界久之不定公悉按籍稽戶審丈寔

界舊戶以補以新民令郎承厥田役出粟賑之擇其有行義者司賑吏不得貪緣爲奸又議民賦實運米石入銀若干代便馬而州適不雨公則齋戒禱祀立雨居無何江水漲沒民田廬舍公則又齋戒禱祀水沒不沒民田廬舍民無禮行犯彝倫者語以古賢哲言進州諸生講經傳試藝文手自評削於是德慶人咸稱眞同知且忠其謫云公爲德慶一年所稍遷寧國府通判以勞瘁攖瘴癘先卒卒時年四十四不能殮廣諸大吏及其州郡邑有司吏學之師儒咸賻成之而提學陳公者以公列祀名宦又採其政入州志

孫子曰錢公肫肫用世君子也然令不講習世故不
聖賢問學則其所行誠善諸所建立惇懿偉赫者奚
從出哉而今世遷謫之吏非怨憤不爲國盡能即又
自處高貴簡薄職務其言曰吾縱飭躬任賦誰知我
者且吾以遷謫尋當豈移能幾何時於此也此其見
視公則奚如耶故曰錢公肫肫用世君子亦未究其
業云

禮部主事尹昌隆傳

史鑑

尹昌隆者江西人也洪武中舉進士授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爲幾未明求衣日盱忘食常如有不及焉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乃即于宴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瘝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下解弛流爲陵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爲社稷福也

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及　太宗文皇帝舉兵南向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　文皇帝入南京命捕齊泰黄子澄方孝孺昌隆等爲姦黨同驅出戮之昌隆嘗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　上乃命緩昌隆刑閱其奏　上流涕曰

火燒頭若早從此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者是之酷朕亦無此勞苦也　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往事之爾能盡誠輔導朕不忘爾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冊立　皇太子授昌隆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匡諫多所補益　太子甚重之後陞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羣臣無比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適有事往白震怒不應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爲昌隆踧踖而退謀於所知者或謂之曰今

既請不得公舊事東宮　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啓東
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旨依所請震大怒遂
奏昌隆傲佷狠愎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動為所
拒無屬官禮且身為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
假托宮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故不之父而之子其
潜背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隆身事庶人名
在黨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叵測其行匪良不
宜任用　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
歸從起復至京往謁震震溫言接之入理前奏　詔
繫昌隆錦衣衛獄且籍其家　上方巡狩西京凡下

詔獄者舉與載以從詞之㸔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以曾經保奏爲長史乃坐以共謀 詔公卿雜問昌隆初不服力辯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上尚欲夷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宛轉床褥間常號呼曰尹相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守欲殺之竟死

禮部主事王洪墓志銘　　胡儼

永樂十八年三月辛未禮部主事王希範卒于院邸哭退其孤錫持狀來乞銘將歸葬納墓中以貽諸後予與希範永樂初同被選拔入翰林又同日拜恩命爲檢討年甚少氣甚銳學通而才敏於人少許可獨以予齒少長頗推讓相與幾二十年始終如一日今已矣銘不可辭按狀希範諱洪曾祖德用祖嘉父輝世居錢唐希範生八歲郎知務學及冠入郡庠從訓導胡粹中授春秋日記數千言無遺忘下筆爲文辭沛然有奇氣率所事所言若老成人粹中大器之年

十入舉進士任行人將命關陝得使職人賢之未幾陞吏科給事中遂爲檢討修大典爲副總裁考滿陞修撰又陞侍講三以大比典文衡取士甚公職侍講踰二年遷今官適尚書呂公巡行關陝凡部事悉命希範敷奏論事辭明同列敬服　朝廷方屬意希範而希範竟遭末疾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疾也得賜藥物其卒也又得賜棺且給舟載歸　恩恵隆至人莫及也

書毅齋王先生詩文集後

莫瑤

兆方髫年時側聞鄉長者談故翰林王先生之爲人

曰先生自幼岐嶷英異越人性散爽不屑為法度之
拘未成童即廩祿郡庠大為同業生所畏謙嘗從長
者游蕺口占詩曰跣足拾紫芝拂衣坐芳草喚彼塵
埃人蠅營為誰老時杭郡博胡粹中一閱器異之因
授以春秋日記數千百言操觚立就甫十七取浙闈
高科明年第進士授行人膺薦擢給事中尋轉翰林
檢討再陞修撰兼侍講修實錄為副總裁三典文衡
又改遷禮部儀制主事卒鄉長者嘗里巷諸生恒言
讀書登名當如是可也若切意先生特奇童子流輩
之宦達耳使遇天資有可敵功名相埒者未誇其異

也繼稍長知識每每閱先生之文辭後隨宦學南都偶得其正心堂記讀之大快心賞竊謂善法孟子辭肖無踰若人耳冀盡得其所作而未之見也繼又聞諸鄉先達侍郎吳公政盛稱先生在永樂間行紀初
上以文學招延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尋不絕如麒麟白澤玄兔騶虞芝草醴泉頌歌賦辭之作舉多先生之筆文學之臣方病苦於考索求者闐門而先生應答如注是時西江號文獻邦而諸老前輩咸爲遜折節下之凡卷帙苟缺先生之作猶無作焉其見推重者如此逮瑞領薦來復獲瞻先生與曾所往

來千青類宗晉人書法且諗其涖官行己交友本親
之詳又知先生之學行孝友篤至豈直可以鄉之宦
達並列哉用是謹錄不敢後自是往往訪搜其遺文
散章獲凡若干篇而欽逸尚多也一日因與其內姻
慈谿劉君論及先生謂不獨擅辭翰之美至處朝立
身之節凡大制作進議未嘗一徇時好 太宗皇帝
欲鍊先生晚成而重用之特任以勞而寵異俊厚及
其疾作而不可爲也故命醫給舟之賜皆本 上意
焉方先生爲副總裁修史時秉事者位出先生右每
事任決取舍衆莫敢逆唯先生持正不阿至欲械其

家乘瑣異之微先生力言于 上前以為不可取信于天下來世繇是見惡而日辟之成亦不遷秩故良此中有玉堂分職見孤忠之語此其人不得而知也琚以是益知先生非特一鄉之先達誠大江以南之人物可謂天下士矣使天假以年則其任用施設制作文章當不在一時諸老下負才志而不大盡用者命也特據志銘所載僅止乎平生歷官之由其於學行忠孝之大節則莫之能盡也琚生先生後五十年搜輯先生之遺文欲附先生之懿行彰彰不一深懼久而或失其詳輒不自量以附述于先生文集之後

志載有或遺者幸有得于里巷傳聞之實以見鄉郡後生之所景慕裒集聞又幸獲鄉前輩鷴谷陸先生暨翰林修撰鄭先生各以所藏見增因會萃而錄之前所謂玉堂分職見孤忠乃翰林曾公棨之語嗚呼亦可以考見當時之故矣先生聲名滿天下遺文著聞編學行昭邦國讀先生之遺文驗鄉邦之行實而先生之名爲不溢美矣先生諱洪字希範穀齋其自號今故仍其志曰穀齋王先生詩文集凡八卷餘梓以傳有全錄在今七閩洪都憲衆其于仕遠未返無從問陸鷴谷云

禮部主事葛清隱傳

禮部主事葛清隱江西廬陵人初自樂舞生擢為山川壇奉祀陞太常寺丞清愼端厚熟於典禮秉誠持敬以奉神明　仁宗皇帝為　皇太子監國每歲代祀　天地宗廟山川清隱祖禮深見嘉重後坐累改禮部主事永樂十九年以老致仕　仁宗皇帝嗣位特勅召之洪熙元年閏七月始至　上矜其老不欲煩以政故仍令致仕去

禮部主事吳公凱墓志銘　　葉盛

吳公偉人也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左都御史謚莊愍寇公深皆郎署舊僚太子少保今吏部尚書致仕曹州李公公法司中觀政進士也公既以一部主事老退林下而三數公者厚念之不衰莊愍遇郡人輒叅起居曰吳兄吾師友也劉公爲詩寄意者至屢屢然公有聞泣而領之一不爲荅由是士論益高其爲人李公初以都御史鎭遼即疏言昆山吳凱以有用之才居閒散之地其人器識不凡達大體可用也不報噫吳公蓋三數公之流偉人也使吳公用焉如三

數公其自見於當世寧有下三數公哉公吳氏諱凱字相虞自號米菜道人世家姑蘇之崑山父公式用公貴贈刑部主事母陳氏封太安人初公在胎而父亡既生公家復落母年尚少甘貧守節育而教之公自幼秀朗異常見稍長里胥見役即詣縣令自陳家有老母寠不能遠離性癖有志於學幸矜念耳時賢令鄭城芮子翔異其言問論語書數條對答無滯立遣就邑庠生弟子員越二年以能書赴京預修永樂大典書成取貢而還歲戊戌膺貢入太學又明年中順天府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逾年改

行在雲南司兩司皆兼理京府號繁劇公皆優爲之日收善聲初考績最　賜勑命階承德郎正統丙辰乞歸省祭還朝改禮部主客司賢聲不減刑部時以其母高年且無他子弟力乞歸養大宗伯吳公留之至再不可得也既歸孝養備至居數年母卒喪葬咸盡禮公既得子而連得三子治生有道日以殷裕享優游之樂者幾四十年一日體中覺有異呼諸子而語之曰吾平居不有教乎毋驕吝毋怠忽信毋虛毋爭以貽我羞明日卒壽八十有五

禮部精膳主事臧君應奎墓誌銘　湛若水

惟茲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弟應璧以其友德安推官韋希尹庠生蔣需卿狀來請銘焉甘泉子曰烏乎吾忍銘吾賢徵哉烏乎吾忍不銘吾賢徵哉烏乎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之易也孔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顏淵短命死冉伯牛則以疾死閔子騫不死則亦孤而不祿何耶豈所謂天之小人耶而當其時盜跖橫行天下日殺不辜而幸老死豈所謂天之君子耶天之於善惡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余求志聖人之學者於天下僅有數

人得其門者幾人其在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評事華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事張景川燦燦與應奎以諍禮跪門同死于杖商臣以言禮刑落職靖江丞樞亦以論大獄褫職編管良謨雖不死亦病且去二年瀕死乃不死然則天之於善人何其忽然耶而世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老死牖下又豢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耶其無意耶烏乎若藏張二子者其傷自死耶天死之耶天耶人耶然則吾之於賢徵其忍銘之哉若賢徵者其

果可以攷之也韋子曰奎也少禀天聰丙子舉鄉薦
丁丑舉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又以庶祖母喪
求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
如此可以攷之乎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備出
焉歸不過期途不廢業曰家君所程也母氏病疾發
形于色劣求名醫療必親焉煎母之甚過必瞻拜俟
然乃去可謂孝矣是未可攷也又曰同泊邑城見傷
鄉之流氓老稚過者傾囊與之不假晨炊其仁如此
可以攷之乎韋子曰賢微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
不及色為騂然其惡宗族雖忠雖孤嫠弗避焉其賢

固未可必之也將生曰賢徵之爲車駕留都懷中官以進貢索多船以私載則爲裁抑道本諱焉則叱左右執之乃遁去勢力者謀造舟之利以摩金害民則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剛方若此顧可以必之乎又曰賢徵心地光明而意氣充實嘗過文廟廡下慨然嘆曰吾輩死亦當俎豆其間乎及官禮部學於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而惓惓于當躬之未聞也如其無死所至可量耶韋君曰賢徵聞先生之學曰吾欲終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子曰烏乎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

不欺之心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爲天之孝子矣其可以之哉其可以之哉天之意固不可得而知矣吾獨忍不銘賢微也乎賢微號損齋生弘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以爲嘉靖三年八月四日也世居吳興城曾大父和贈工科給事中大父璣父維副千戶贈如其官母黃氏封太安人妻嚴氏封安人嚴嘗割股和藥以療賢微之疾云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璧異居可以觀弟友矣子二人長繼次繼盖銘曰

天道渾淪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三十年

以身殉揖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叔而知牲
之忘者存

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贈光祿寺少卿

東澥仵公瑜墓志

廖道南

嘉靖甲申秋七月丁亥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東澥仵子卒于燕邸史南哭之慟曰於乎東澥子之死于諫也予尚忍言哉予觀東澥子遺像暨其生平所著述與其所上疏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予尚忍言哉東澥子蓋得死所矣東澥子名瑜字忠父其先世與楚相終始宋紹興間有號梅軒者官至學士始家蒲圻傳至清東澥子之曾大父也永樂庚子舉鄉貢歸養弗仕清生例佑官洛容訓導朝佑生紳紳領

異奇發丁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兊榷稅所至有
聲君子曰可以觀世矣紳生東瀨子與其季瑞瑞先
東瀨子卒東瀨生而恍惚爲厚溫悴身若不勝衣言
悛悛若不出諸口孝友之行本諸天性弱植操修夙
夜匪懈厥志所浩往在六經之典厥學所息游在三
代之文厥身所規凜在羣賢之軌故居東瀨曰樂窩
堂曰三省軒曰望益亭曰挹清巷曰香遠煙霞與游
水石與居君子曰可以觀志矣正德庚午東瀨子發
解湖省業于南雍益遂于學歸而如不瀨也迺爲宗
法以敘宗族矜厥愚且懲厥弗率者迺爲鄉約以諭

里閈進厥良且柔厥弗革者廼爲範以箴士子造厥
髦且受厥弗協弗擁者廼又爲涉者梁爲瘍者餌爲
困者拯爲肯者恤爲不贍者多助君子曰可以觀度
矣丁丑東辦子登進士第試政御史臺御史中丞彭
城物氏甚雅重焉未幾廼上疏病歸歸而復如東𪷩
也已卯如京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大宗伯毛憲清
氏稱賞獨至未幾廼又上疏病歸歸而復如東辦也
辛巳　今上出離御家號召綵老登用宅俊光照大
烈赫赫濯濯與天下更始東辦子廼復如京師又上
疏論天下事一曰物聖學一曰篤親親三曰開言路

四曰敬大臣五曰遠諍臣六曰去浮屠七曰拯困窮八曰重守令九曰修武備十曰儲人才疏上　上嘉納之廼下諸司條行大冢宰石邦彥氏疑其敢言迺仍厥官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朝貢如哈密佛朗機者狃于闕臣所黷賄權要所市寵東澥子以法御決畀于族類超于風氣如朝鮮者東澥子以禮遇故四夷聞東澥子之卒咸膜拜流泣云君子曰可以觀德矣

甲申中春　上召輔臣于平臺于暖閣諭以尊稱之典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力諫以爲于正統遂大議上瀆　九廟內閣　兩宮未敢輕議　上意不豫者

久之乃主事桂萼窺伺風旨竊取席書張璁霍韜方
獻夫諸議奏之　上下其議在廷諸臣堅執以為不
可時廷和已去冕繼去禮部尚書汪俊又去乃以書
為禮部尚書萼璁獻夫為學士諸臣益與為伍遂不
謀而同抗言極辯或謫或罷或繫獄無虛日東澼子
時私語予竊嘆以世道升降繫茲舉也乃秋七月乙
亥　上降手勅改稱　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　恭
穆獻皇帝為皇考　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　章聖
皇太后為聖母諸司俱奏以為不可十月五日戊寅
少宰氏何孟春率百官伏闕以爭大學士毛紀石珤

取怗伏于前時已近午　上命司禮監宣諭乃下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俞翺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毋德純于獄百官號泣聲震闕庭東瀨子伏地執予手曰吾禮官也有死而已已而未末申初有駕危言以嫁禍中傷者　上復命內使宣諭時大臣已退惟諸司在　上大震怒悉下百官于錦衣衛獄庚辰械至午門前杖三十死者十有六人編修王思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胡瓊員外郎張燦主事臧應奎安璽楊淮余禎胡璉殷承敘司務李可登而東瀨子亦竟不起矣東瀨子屬纊時

目謂予曰吾志已畢吾子勉之於乎予尚忍言哉予尚忍言哉君子曰可以觀節矣夫觀世澤之徵也觀志道之輿也觀後德之基也觀節名之成也澤以裕世世以昌道道以師志志以充器器以廣度度以蓄德德以貞筱筱以厲名名以昭節節斯可謂完人已矣東澥子其不朽也夫東澥子生于丁酉卒之辰則伏闕後十日也享年四十有八

禮部精膳主事來君汝賢墓志　許應元

嘉靖丙申歲吏部最天下有治行吏五十人上名迹天子請以爲從臣制可於是五十人皆徵入而丹陽令來君名在選中既入拜兵部職方主事改禮部精膳居有頃精膳主事臣汝賢昧死言臣幸以甲科待罪縣令爲陛下護元元無狀陛下不以臣能薄拔擢郎署臣志分榮矣而臣不幸有犬馬疾不能朝夕門下汚省署臣不勝大願願賜骸臣得近醫藥再望見闕庭願盡死力於是　天子哀憐之與告歸歸五日爲閏十二月朔日卒于家年僅三十六耳嗚呼賢誼

殀折陝陽傳生李賀皆不待終養夭又何其不幸之甚一也造物者不常幸生才幸生才而中道妄棄不覩其成此又何也當正德末季東南士習猥陋極矣經生不欲究明精歸踵悖馳外幾幸利祿文士則淺飣偶儷蜿蟺聯剽援故藻以爲容澤此猶不能涉扉奧之堂戶又烏睹爾雅深厚者哉來君起童子華采振暴及壯乃益沈思術學探抉微眇自六經先秦漢以來諸家言貫離撿押其辭以肆其文然後其爲道閎衍與雅將與古作者同風而竟夭矣豈非天乎始君鄉舉及禮部試皆第二比當大對同對生謂來

子必高等已而第三甲同進士出身而士論稍講矣及當授官謂來子必京朝諸郎官然竟奉新知縣莫詎何其然奉新江西陋邑也其俗獷鬬很訟抵訐拎鍵務必勝不勝則陰伺持上官短以責右已無何依違之不且立去君至批根其尤數人痛法繩之旣而曰此豈道化意耶其他固赤子於是開學館延進諸生爲指示經法爲文章躬行如是而是諸生歸以諷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良焵輙不爲非諸部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道衝而郡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令日出

出河滸造請諸大夫賢者磬折爲禮視供具徒隸一一指授無失賓客忘久之歸縣中爲民均賦平爭訟調繇作不暇給矣又時時延進學宫諸生講說經訓勸行如奉新時愈閑廣館穀諷誦不絕亦自其中心好樂之然已罷甚竟積瘁嘔血至不支云君居職廉歸時余親見其槖中不能十金所至務爲民興利在奉新開下五鄉塘潴水令田肥饒視上鄉等在丹陽則濬練湖溉田田少旱患生平無所玩好但嗜讀書自爲諸生至劇吏口未嘗廢搆說也雅遊自同年之儁與四方賢豪有名皆願交驩之武進唐順之閩中

王愼中錢塘楊祜以道義文藝相取其樂善諷詡推置自喜誠其中不能自掩也觸情縱談不忌慮旁後人亦以此忌之謗怒興矣且古號稱賢者其孰能免多口哉彼於世齟齬其心誠有所合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夫惟君子而後無聽語曰蓋棺事乃定來子京至不能為斂而謂其去受同列之傀企也安在哉安在哉初君病甚應元省之涕泣執應元手曰余有心子知之乃今已乎遂卒二歲而應元為論次其大節刻之墓石系曰來君名汝賢字子禹壬辰進士也其先世河南鄢人系出宋龍圖學士之邵之邵孫時

知紹興明矣而葬蕭山遂爲蕭山人去紹興十一世而
孫爲君高祖雍雍生曾祖珪珪生祖昉昉生父東母孫
氏配安人錢氏子二長曰獻策次曰獻功

禮部主客司主事瀘瀟劉公元卿墓志銘

鄒元標

安成自文莊公以學鳴海宇數十年所稱心行雙清特起紹述者吾友徵君瀘瀟是已徵君予黨所藉以鞭末路者乃遽然長逝不勝梁木之嘆仲弟上卿泣而持狀過予曰先子生而先生爲予朝沒幸先生銘于幽先子辱知不淺其無辭某謹拜狀而相對爲世道悲者久之公諱元卿字調父初號旋宇既號瀘瀟先世爲安成南溪人自幼雄奇穎敏入塾諸師駭而遜謝去既負笈盡吾伍君伍門業麟經者各有秘錄

斬弗與公奮然曰豈神授耶遂自出杼軸成一家言
諸人皆驚詫以爲異然非公好也入郡爲青原遊與
夫語曰昔之青原挾妓酒人歌新聲者且自兩鄒
公子入遂絕響公聞而惕然有省兩公子即命念汝
海宮洗汝光氏時自東魯歸嘐嘐以正學倡諸里人
公入山汝海以學嘗公公喜動于心歸而陳諸宋儒
語錄堆案盈几玩而三思焉汝海退與汝光心畏者
久之時周太守鶴阜羣諸士試公譬以所學發于論
太守大奇以爲眞儒再出不獨以科名器也入潮遂
魁江西偕其師伍君及劉侍御輩仍以學相切砥礪

辛未業入殺主司以其策多憤激語遂置之殿江陵
聞而大怒下禮部以飭多士公歸而師事三五劉公
倡學里中里中勃然興起甲戌不第抹其引杜門不
出矣而里中從遊者日衆公于諸先輩語淡生脈深
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黃安耿司農公于蘭溪
機稍動至聞耿氏時提生生謂易一語欣然自信曰
孟氏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矣不流也
而故還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遊者二氏之
流吾所不忍以此爲學即以此迪人而所刱復禮議
仁中道一德諸院咸有常會西鄉諸習俗得公一變

堯水請盜得公一弭兩邑爭界不輸賦者得公一定人共羨彬彬如也太守汪公觀風行之咏歌此足徵公學矣公雖絕仕進乎既而強應聘出埋光剷采其與名賢一移世軸覩時不可爲遂飄然歸然國子薰德者甚衆儀部疏從祀諸先大儒釐正女直諸疏皆其鉅者然知者皆謂公具大有爲之才使有力者盡夫崖角必大有可觀惜公未竟其用也公性敏又諳于典故有可裨閭閻者聞必行行必力益嘗慨世之學者漫無實履與世隔閡是墮名相俯首寘心鈎深致遠是墮理窟公與衆人游春風習習人皆可覩然

徐而叩之淵懿粹穆人終不可得而及夫使世儒知
有眞品有實用公其人矣或者謂公學度世有餘于
出世一路未必無疑不知公久學於性命之說豈不
有聞顧不欲深語以落世儒儱等之習耳公寂篤於
倫一門以内雍雍穆穆無可選之行合祠翎祠轉譜
皆竟先世所未有者至於汝海汝光掖導之功心口
不負生嘉靖甲辰三月終萬曆己酉七月享年六十
六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大象觀諸儒學案賢奕
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凡晤語測言思問編何莫編先
正義方禮律類要明賢宗解發江謚學大學新編行

于世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終